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牟宗三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B728.2
113 (2)

牟宗三著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臺灣大學哲學系印行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全一冊

著作者：牟宗三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00號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18號
電話：三二〇七・三三四七・三三三七

定價：精裝新臺幣三一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六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再版

序

· 序 ·

心體與性體共三冊已於民國五十七年出版於正中書局。在該三冊中，只詳講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五峯與朱子六人。但在詳講此六人中，宋明儒長期發展之可分為三系已確然明白而無可疑。是故在該書出版後，心中如釋重負，雖即尚餘陸王一系以及殿軍之劉蕺山尚未寫出，吾亦暫時無興趣再為續寫。遲延至今，忽忽不覺已十年矣。在此十年間，吾亦未輟工作。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佛性與般若，皆在此期間寫成者也。此雖無關於宋明儒，然亦非不增長吾之學思與理解，因而對於宋明儒學之定性與定位亦非無深廣之助益也。吾所涉及之工作至今大體俱已寫成，因此宋明儒之餘三人亦必須寫成，不能再拖。此書定名曰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實即心體與性體之第四冊也。

此書中關於王學之兩章，即第三章與第四章，實早已於民國六十一年及六十二年分別發表於新亞學術年刊之第十四期與第十五期。而第三章之附錄：致知疑難，則更早見於王陽明致良知教一小冊中（此小冊寫於民國四十一年）。今該小冊可作廢，而致知疑難一段至今不變，故附錄於此書之第三章第一節。

此書之第二章象山與朱子之爭辯亦是早於民國五十四年發表於民主評論者。那時吾正在寫心體與性體，對於朱子已有頭緒，故寫成該文，亦至今不變者，故收於此書作第二章。此章涉及朱子者，與心體與性體第三冊朱子部所說當然不免有重複處。再重複了解一下朱子學之綱要亦無傷也。此章相當長。然如此深入詳述，則必能使人於朱學與陸學更有深切而明確之理解，不至終於浮泛而迷離也。

是則此書最近新寫成者唯第一章，第五章與第六章而已。第一章爲象山學，乃吾蘊釀好久乃決定如此着筆而寫成者。須知象山學並不容易著筆也。第五章爲兩峯獅泉與王塘南。此章爲從王學之江右派過渡到劉蕺山之過渡。江右派之聶雙江與羅念菴已不解王學矣，而王塘南則正從此不解而復漸遠離於王學。此一不解與遠離正顯王學之特色，亦顯其所可有之流弊。人之不解與遠離亦正顯一新要求或新角度。而此新要求與新角度則結集於劉蕺山而有成果者。是以此過渡如不明，則王學與蕺山學間之罅隙即無由得彌縫。此一過渡亦甚幽深曲折

而難明，人多忽之而亦不能解。吾故特爲詳表之。

最後一章爲劉蕺山之慎獨之學。蕺山之慎獨學，吾早已覺其爲「歸顯於密」者。至寫心體與性體五峯章時，吾已確然見其與胡五峯爲同一思路。此一大體之了解乃決定不謬者。然其中有若干隱晦曲折而艱深之辭語，吾一直不能有確解。今著手寫此章，重新對於劉子全書中有關之文獻一一仔細歷過，乃得通徹其中之曲折以及其確義。去其駁雜，滑轉，窒碍，與隱晦，其精義實義自不可掩。

夫宋明儒學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國文化生命之綱脈。隨時表而出之，是學問，亦是生命。自劉蕺山絕食而死後，此學隨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後，進入滿清，中國之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於劫運，直刼至今日而猶未已。噫！亦可傷矣！是故自此以下，吾不欲觀之矣。吾雖費如許之篇幅，耗如許之精力，表彰以往各階段之學術，然目的唯在護持生命之源，價值之本，以期端正文化生命之方向，而納民族生命於正軌。至於邪僻卑陋不解義理爲何物者之胡思亂想，吾亦不欲博純學術研究之名而浪費筆墨於其中也。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目錄

序

第一章 象山之「心卽理」

第一節 総述	三
第二節 年譜各重要階段之簡述	二五
第三節 論學書選錄	四二
第四節 語錄選錄	六七

第二章 象山與朱子之爭辯

第一節

象山鵝湖之會詩乃孟子學之表現——

第二節

本體論的直貫與認識論的橫列——

八一

第三節

尊德性與道問學之切義：

九三

第四節

直貫形態與靜涵形態：

九三

第五節

朱子方面之心態與反應：

九三

第六節

中和舊說下之饒侗光景……

一〇二

第七節

中和新說之大義……

一一四

第八節

中和新說後之發展……

一三三

第九節

朱子對于象山之稱賞……

一五三

第十節

朱子之「誦言以攻之」……

一七五

第十一節

朱子之攻其爲禪……

一八七

第三章 王學之分化與發展

第一節

王學是孟子學……

一一五

附錄：致知議難……………二四五

第二節 王學底分派……………二六六

第四章 「致知議難」疏解

甲 引言……	三一五
乙 王龍溪「致知議略」原文……	三二四
丙 龍溪雙江「致知議辨」：雙江難，龍溪答……	三二八
第一辯 關於先後天、良知卽中卽和、良知卽寂卽感、以及現成良知等之論辨……	三二八
第二辯 關於「乾知」之論辨……	三四六
第三辯 關於「獨知」之論辨……	三五〇
第四辯 關於「幾」之論辨……	三六〇
第五辯 關於「不學不慮」之論辨……	三七〇
第六辯 關於「空空」之論辨……	三七三
第七辯 關於「格物有工夫無工夫」等之論辨……	三七七

第八辨 關於「誤現成良知爲告子生之謂性」

之論辨

三九〇

第九辨 餘 辨

三九三

第五章 兩峯、師泉與王塘南

第一節 自雙江念菴橫生枝節後首判誰爲

王學之嫡傳

三九九

第二節 劉兩峯之「以虛爲宗」

四〇三

第三節 劉師泉之「悟性修命」

四〇七

第四節 王塘南之「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

四二一

第六章 劉蕺山的慎獨之學

第一節 総述

四五一

第二節 引文獻以作系統的陳述

四八九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第一章 象山之「心卽理」

第一節 綜述

第二節 年譜各重要階段之簡述

第三節 論學書選錄

第四節 語錄選錄



第一章 象山之「心卽理」

第一節 緒述

1. 象山之學並不好講，因爲他無概念的分解，太簡單故；又因爲他的語言大抵是啓發語，指點語，訓誡語，遮撥語，非分解地立義語故。在此種情形之下，若講象山學，很可能幾句話卽完，覺其空洞無物，然亦總覺此似若不能盡其實者。吾今卽相應其風格逐步真切地疏解出其學之實義，以期讀者逐漸悟入其學之實，自真實生命上與其語言相呼應，直達至其所呈現之理境而首肯之，以爲真實不謬也，而後止。吾之此種疏解中所成之疏解語言亦大體是第二層序上的，卽相應其學之爲「非分解的性格」而爲第二層序上的，而非「分解地立義」之爲第一層序上者。

2. 他無概念的分解，然並非大糊塗。他義理精熟，事理分明，他顯然有所本，其所本者

卽是孟子。嘗自謂學無所受，「因讀孟子而自得之」。（語錄記詹阜民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是則他無概念的分解，其分解全在孟子，他是預設孟子以爲本據者。他是「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他是孟子後唯一能懂孟子，與孟子相應者。嘗自謂：「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全集卷十與路彥彬書）。他是專以孟子爲主，其他經典乃是貫通而涉及者。自此而言，他與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五峯、朱子皆不同。此六子者，在立體方面，大體以中庸易傳爲主。（在此，只略如此言，詳見心體與性體。）由此不同，可以立見象山學爲孟子學無疑。語錄有云：「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只有象山能說出如此恰當相應之語，蓋眞能得孔孟之教之實者。所謂「十字打開」，即是分解以立義者。（分解是廣義的分解）。是則象山本人無分解，其所預設之分解盡在孟子。其所指點啓發以示之者，如：

- (I) 辨志：此則本於孔孟義利之辨以及孟子之言「士尚志」；
- (II) 先立其大：此則本於孟子大體小體之辨；
- (III) 明「本心」：此則本於孟子之言四端之心；

(IV) 「心卽理」：此則本於孟子之言「仁義內在」以及「心之所同然」乃至「理義悅心」等；

(V) 簡易：此則易傳雖有明文，而精神實本於孟子之言良知良能，「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以及「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等語；

(VI) 存養：此則本於孟子之「操則存，舍則亡」，「存其心，養其性」，以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等語。

3. 凡此六端並本孟子而說，並無新說。即此本孟子而說者亦是指點啓發以說之，並非就各概念重新分解以建立之。孟子所「十字打開」以立者容有未盡處，容有使後學難懂處，容有隨時代推進牽涉新問題而須進一步釐清與比決者，凡此皆須後繼者隨時代需要重新分解以建立之。凡所謂繼承某家，或本某家而來，亦可是「重新分解以建立之」之繼承，此或更是一般人所遵循之路。然而象山之繼承孟子却不走此路。他是非分解地以啓發、指點、訓誠、遮擋之方式來繼承之，此則更警策而有力，足以豁醒人。因為他一眼看到孟子所昭顯者皆是實事實理，坦然明白，只須吾人以真生命頂上去，不落於虛見虛說，不落於文字糾纏粘牙嚼舌。

舌之間議論，便自然能洞悟到那坦然明白之實事實理而內外洞朗，進而更能真切相應地呈現之而挺立吾人之人品。此則於踐履上更爲直截，更爲樸實，更爲有力而相應。而且即以此故，說「簡易」也，所謂「專欲管歸一路」，「亦只有此一路」也。蓋若非分解地啓發點示，則亦只如此也。故語錄中載李伯敏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曰：「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學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近。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痴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逕來咬人。若打

狂狗，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似此所言，則象山乃是就第一義非分解地啓發點示，令歸於實處。實處洞朗，則「本心卽理」坦然明白。順此而行，則「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語錄）。此卽所謂簡易也。孟子十字打開，千言萬語，不過說此義。若能如此理會實處，其語言不待分解亦自明。要想明白其語言，而分解地說出之，亦須先能如此理會，其分解始不謬。分解無論如何重要，總屬第二義。縱使分解得「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最後亦總須歸於實處，歸於坦然明白之簡易，歸於實理實事之踐履，一切分解皆只是助解之筌蹄。言必有宗，義必有當。若能如其分，不氾濫，不增減，則分解之言所出之義無有不恰當者。問題不在分解，而在分解之不當。分解之不當乃由於失其宗主。是故象山先令人辨志，先明本心卽理，蓋其經典的宗主在孟子，而實理實事之宗主則在道德的實踐也。象山非必抹殺分解，亦非不能分解，然其所吃緊示人者則在先明輕重本末，故彼常言：「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全集卷一，與邵叔誼書）。又言：「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